

中拉经贸专题

中国对拉直接投资是否会 与美国形成“零和博弈”？*

高智君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与拉美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加剧了美国战略界的焦虑。美国认为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将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冲击，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一“零和博弈”思维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美国近年来的对拉经济政策。既有文献侧重探讨中美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异同、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对当地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大国在拉美地区的供应链布局，而有关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如何影响美国的研究较少。在美国日益防范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形势下，探究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尤其是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构建了基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效率效应的分析框架，力图从理论和数据出发对这一现实问题做出回答。基于对 21 个拉美国家在 2006—2023 年间数据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拉直接投资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美国对拉直接投资的下降。不仅如此，中国的投资有助于增加拉美东道国的国民收入，当地市场需求的扩大可间接带动美国直接投资。同时，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项目提升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效率的改善使美国企业也可从中受益。本研究的发现为中美在拉美地区探索实现“互利共赢”的可行路径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直接投资 零和博弈 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 效率效应

作者简介：高智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25) 03 - 0106 - 26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编号：010399 02020008）的阶段性成果。笔者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由笔者自负。

中拉虽地处遥远，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大国竞争的再起，中拉已从遥遥相望走向了全方位的经贸伙伴关系。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中国企业在制造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经验带动了拉美国家的民生改善、就业创造和效率提升。同时，拉美国家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富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和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生产要素供应链和拓展市场的空间。

然而，拉美地区长期被美国视为“后院”，中拉关系的走近愈发让美国感到担忧。美国南方司令部前总司令克莱格·法勒（Craig S. Faller）明确表示，“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正在飞速丧失，我们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①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向国会递交的 2021 年年度报告中声称，“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了显著的挑战。中国已逐渐加大了对政治和安全目标的追求，包括鼓励拉美国家断绝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往来，以及加强中拉军事交流。”^② 由于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主要的直接投资和贷款来源国，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担忧“中国会利用拉美国家的对华经济依赖，迫使拉美国家政府实施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维护民主制度和开放市场的内外政策”^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刘宗媛追踪了中国在全球港口的投资情况，指出“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港口数量达到 13 个，其中数个港口为物流运输的要津，这使得中国有能力对西半球的贸易流动施加影响；有 10 个港口具有发展成军用港口的潜力，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④ 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5 日举行的“增进美国在西半球利益”听证会上，美洲对话组织高级研究员玛格丽特·迈尔斯（Margaret Myers）表示，“中国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在拉美的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美国迫切需要调动公共和私人资本的力量加大对拉美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援助，并利用一些拉美国家对中

① “Statement of Admiral Craig S. Faller Commander, United States Southern Command Before the 117th Congres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March 16, 2021.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Faller_03-16-21.pdf. [2024-10-09]

②③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1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Chapter 1 Section 2 - China’s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November 2021.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1-11/2021_Annual_Report_to_Congress.pdf. [2024-10-12]

④ Zongyuan Zoe Liu, “Tracking China’s Control of Overseas Ports”, August 26, 2024. <https://www.cfr.org/tracker/china-overseas-ports>. [2025-05-01]

国输出产能的担忧确保美国依然是拉美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首要选择。”^①

来自战略界的声音折射出美国对中拉关系走近的重重焦虑。特朗普在 2025 年 1 月重掌白宫以来，虽然尚未发布明确的拉美政策，但从其对美国对外援助大刀阔斧的改革看，特朗普势必会在其看重的能源、矿产和数字技术等领域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然而，截至 2023 年年底，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依然不到美国的 60%。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是否属于“杞人忧天”，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企业有何影响，中美在拉美是否存在“非零和博弈”的空间，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一 中国对拉投资的演进与美国的战略焦虑

中国企业虽然早在 21 世纪初就开启了“走出去”的篇章，但囿于地理、制度和文化的距离，到 2006 年中国企业在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 196.9 亿美元，显著低于对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投资额^②，仅为美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存量的 4.7%。但在此之后，随着中拉经贸联系不断拓展和深化，尤其是自 2017 年中拉开启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以来，双方进一步加快了投资合作的步伐。截至 2023 年，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存量升至 6008 亿美元，美国为 10658 亿美元，中国对拉直接投资额已达到美国的 56.4%。图 1 和图 2 分别展示了中美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额虽然低于美国，但始终保持了正增长且波动性小于美国的水平。在 2006—2023 年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的标准差为 64.7 亿美元，而美国高达 510.4 亿美元。即使扣除 2018 年美国《2017 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导致的大规模撤回海外投资的极值影响，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的标准差依然达到了 211.3 亿美元。但不容忽视的是，自白宫发起“美洲经济

① Margaret Myer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dvancing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March 5, 2025. <https://thedialogue.org/analysis/testimony-to-the-senate-foreign-relations-committee-advancing-american-interests-in-the-western-hemisphere/>. [2025-05-02]

② 在中国商务部、国家外汇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2006 年前的投资额仅包含非金融类投资，2006 年及之后的投资额覆盖全行业（非金融类和金融类）投资。美国经济分析局（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发布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始终覆盖全行业投资。中美两国所发布的最新数据均截至 2023 年。基于数据一致性的考量，本文将 2006—2023 年作为描述性统计和量化分析的时间段。

繁荣伙伴关系”（APEP）以来，美国企业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显著上升，2022 年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571 亿美元，为 2021 年的 5.3 倍；2023 年进一步升至 821 亿美元，创下了过去 14 年的新高，同比增长 43.8%。中国企业对拉美的直接投资额则在 2022—2023 年连续两年出现下降，分别降至 163 亿美元和 135 亿美元。这既有美国政府政策推动美国企业加大对拉美投资力度的原因，也与中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领域及投资模式等方面的转型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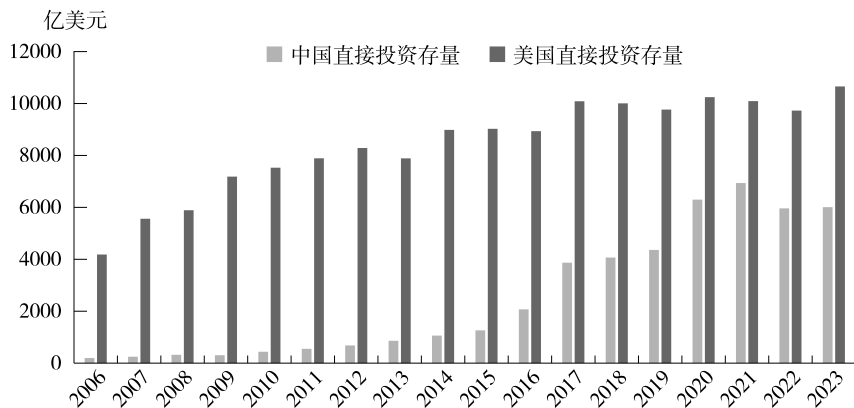


图1 中美在拉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变化（2006—2023 年）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商务部等机构数据绘制。参见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https://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direct-investment-country-and-industry>. [2024-10-14]；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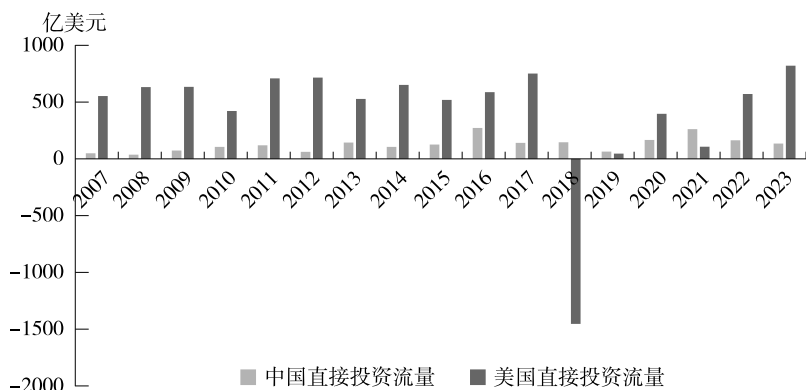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在拉美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化（2006—2023 年）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商务部等机构数据绘制。参见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https://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direct-investment-country-and-industry>. [2024-10-14]；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 年。

从投资领域来看，过去 11 年里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项目不再聚焦于传统能源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见图 3）。从 2013 年到 2018 年，中国在拉美采矿业投资的排名从第二位降至第五位，2019—2023 年间甚至已跌出前五之列。2017—2020 年，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在中国企业对拉投资的各领域中居于首位。2021—2023 年，同为第三产业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跃居中国对拉投资第一名，占投资存量的年均比重约为 45%；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位居第二，年均占比为 14.5%；制造业投资仅排在第四位，年均占比约为 8.3%。这反映出第三产业已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对拉直接投资主导产业的趋势。在投资者构成方面，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 2024 年报告指出，民营企业在中国投资者中的占比在过去四年里逐步升高，到 2023 年已达到 40%。^① 民营企业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尤为活跃，在过去四年里贡献了中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总额的近 3/4。^② 美国官方近年来不断升级的对华关税措施和进口限制，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在墨西哥等第三国投资建厂，以间接的方式将产品销往美国市场。^③ 华为公司、中兴通讯、比亚迪等企业已在拉美地区发展壮大，本地化程度不断提高，成为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核心力量。

和中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在拉美直接投资的领域相对集中（见图 4）。2013—2023 年，金融和保险始终位居美国企业对拉投资领域之首，占美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接近 50%；制造业居于第二位，平均占比约为 17.3%。值得注意的是，采矿业在美国对拉直接投资中排在第三位，高于在中国对拉直接投资领域中的排名。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不断加大供应链重组的力度，通过鼓励美国企业对拉美等地区的采矿业投资，降低关键矿产的对华依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信息和技术服务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具优势的产业，但在过去 11 年里，该产业在美国对拉直接投资的各领域中仅排在第五位（在 2022—2023 年间为第四位），年均占比仅为 5.81%，和中国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若论投资规模，2023 年中国企业对拉美信息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存量达到 820.3 亿美元，同样高于美国的 499 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科技企业在价格、规模、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更能满足拉美国

①② Rebecca Ray, Zara C. Albright and Enrique Dussel Peters, "China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Bulletin (2024 Edition)", July 2024. <https://www.bu.edu/gdp/2024/07/29/china-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economic-bulletin-2024-edition/>. [2025-05-17]

③ Max de Haldevang, "Chinese Firms Skip over US Tariffs by Setting up Shop in Mexico", September 2022. <https://www.bilaterals.org/?chinese-firms-skip-over-us-tariffs>. [2025-04-25]

家的需求。华为公司、中兴通讯、腾讯公司等大型企业在拉美的投资项目不仅为当地民众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且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和设备与当地的供应链形成了有机衔接，带来了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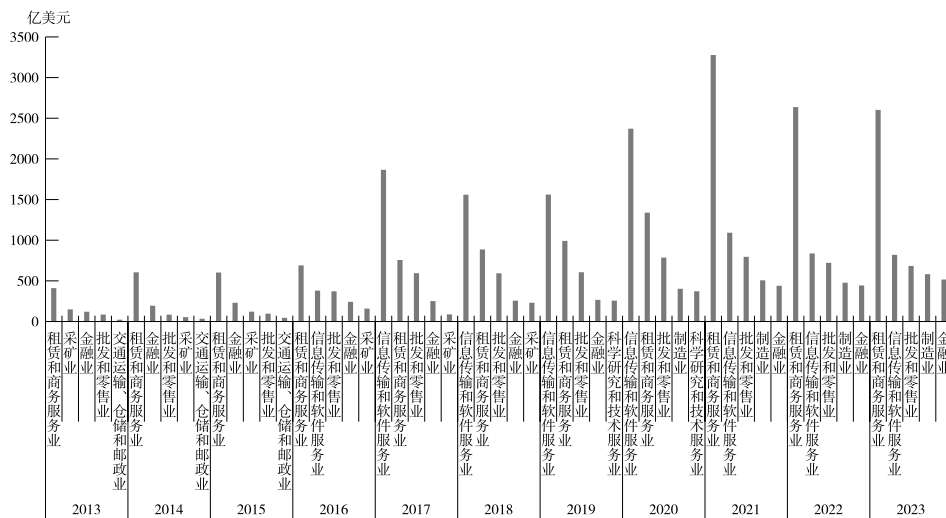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前五大行业（2013—2023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等机构数据绘制。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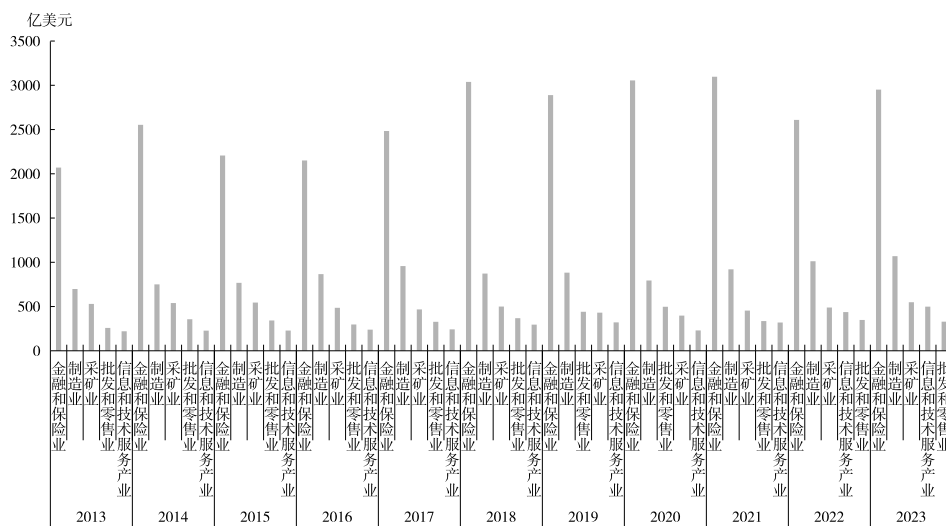


图4 美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前五大行业（2013—2023年）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绘制。参见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https://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direct-investment-country-and-industry>. [2024-10-14]

从投资目的地来看，在所有拉美国家中，巴西排在中国直接投资存量的首位。2023 年年底，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39 亿美元，墨西哥紧随其后，秘鲁、阿根廷和智利三个主要经济体也居于前列，石油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排在第六位（见图 5）。前八大目的地总共占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的 24.6%，反映出中国对拉美投资目的国较为分散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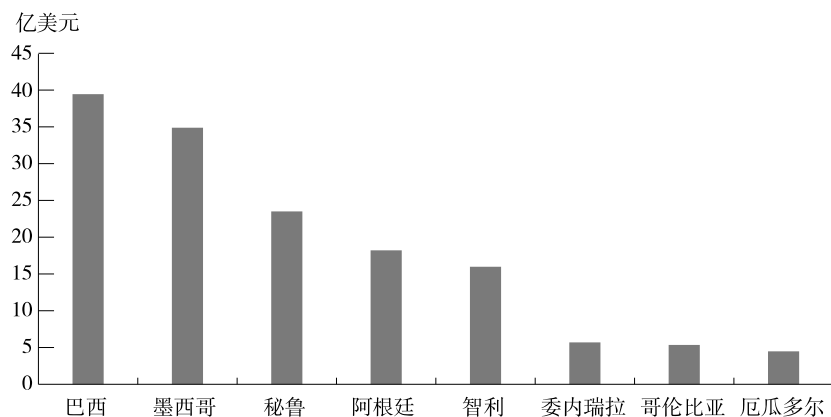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的主要目的地（截至 2023 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等机构数据绘制。参见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 年。

在中国前八位直接投资目的国中，有六个国家同时也排在美国对拉投资的前八位之列，分别是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秘鲁（见图 6），反映出中美两国企业在投资目的地选择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由于东道国市场容量在短期内的有限性，中美投资目的地的集中可能会引发相互间的“零和博弈”。在前八大投资目的国中，美国选择的目的地不同于中国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哥斯达黎加，美国对前者的投资主要是在能源领域，对后者的投资主要是在制造业领域（约占 53%）。

综合来看，美国虽然在直接投资规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和投资领域的多元化使中国成为拉美地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中国企业近年来在电动车、锂电池和数字经济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与拉美国家对环境效益的重视高度契合。同时，中国企业在这些新兴领域展现出的价格优势是美国企业一时难以比拟的，对处于发展中阶段的拉美国家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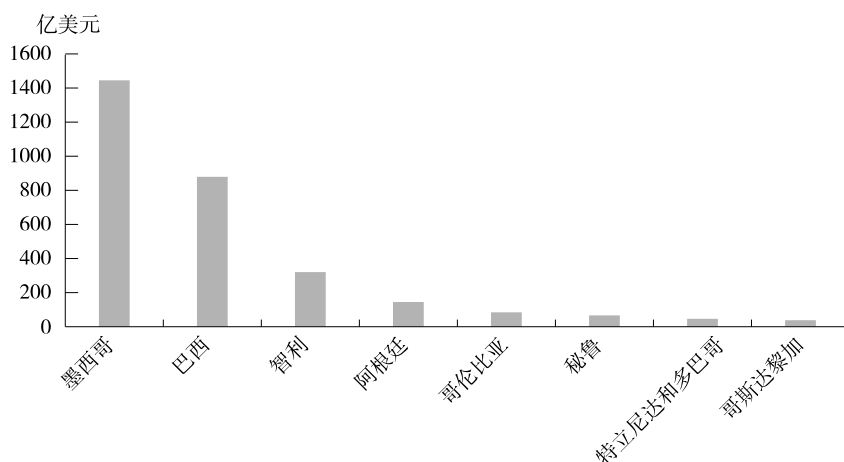


图6 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的主要目的地（截至2023年）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绘制。参见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https://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direct-investment-country-and-industry>. [2024-10-14]

中国企业在新兴领域的竞争力在拉美国家领导人访华的议程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2023年共有8个拉美国家的领导人访华，他们均将数字通信、绿色发展和可再生能源作为加强对华双边合作的重中之重。^① 2024年11月，中国和秘鲁共建的钱凯港正式开港，该港是南美洲首个集智慧和绿色于一身的港口。^② 同时，中国和巴西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并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达成了共识。^③

然而，在美国看来，中拉经贸合作越是深入，中国越有能力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地位造成“威胁”，越来越多的拉美市场可能将被中国企业所占据，这将对美国企业在拉美的地位造成不利影响。在“零和博弈”思维的指导下，美国极力对中拉深化双边关系的努力设置障碍，主要采取如下三类手段。

第一类是利用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施压当地政府，迫使其搁置对华合作项目。例如，中国汽车企业近年来在墨西哥的发展势头迅猛，大约已有20家中国企业涉足墨西哥市场，墨西哥在2023年已成为仅

① 这八个国家分别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圭亚那、洪都拉斯、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② 王瀚浥：《“从钱凯到上海”：亚拉陆海新通道》，载《世界知识》，2024年第23期，第62-6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24年11月22日第2版。

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中国汽车出口市场。^① 比亚迪在 2023 年开始向墨西哥出口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赢得了市场的青睐。为了拓展市场和优化供应链，比亚迪于 2024 年向墨西哥政府提出了建立汽车工厂的计划。墨西哥政府本已决定批准，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力阻挠。白宫认为，比亚迪大规模投资墨西哥是为了利用《美墨加协定》打开进入美国市场的“后门”，这将对美国汽车企业和汽车工人的利益造成损害。^② 墨西哥在贸易、投资和移民汇款领域对美国存在巨大的依赖，2023 年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80.9%，因此墨西哥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墨西哥政府在 2024 年 4 月宣布拒绝向比亚迪提供低成本公共土地或税收减免等投资激励措施，致使比亚迪对墨投资项目搁浅。^③

第二类是利用美国在拉美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煽动当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抗议中国企业的建设项目。由于经略拉美多年，美国已在当地建立了较为强大的关系网络，培植了一批可以为己所用的“代理人”。调动这些力量可使美国以低成本的方式对中国企业项目进行干扰和破坏。2024 年 5 月，尼加拉瓜议会宣布取消中国企业在该国的运河项目建设计划。^④ 该计划早在 2014 年就已提出，但始终遭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原因是对运河项目的环境影响和对大范围搬迁的担忧。虽然中国企业曾对建设方案进行过完善，但依然难以平息当地民众的反对呼声，最终项目不得不搁浅。根据拉美商业新闻网的报道，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干预对尼加拉瓜民众对运河项目的看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⑤

第三类是发挥美国企业在技术和海外运营经验等方面的优势，推出对中国投资的替代方案。2018 年特朗普政府推出了“美洲增长”倡议，试图推动美国私人资本增加对拉美能源、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对冲

① 陈茂利：《近 500 万辆“中国车”卖到了哪里？》，载《中国经营报》，2024 年 11 月 30 日。
<http://www.cb.com.cn/index/show/bzyc/cv/cv135238281648>. [2025-05-01]

② Gabriele Iuviale, “US ‘Blocks’ BYD’s Investment in Mexico”, 2024. <https://www.extremarationews.com/post/nationalsecurity-us-blocks-byd-s-investment-in-mexico>. [2025-05-01]

③ Diego Ore, “Exclusive: Mexico, Facing US Pressure, will Halt Incentives to Chinese EV Makers”, April 18, 2024.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tos-transportation/mexico-facing-us-pressure-will-halt-incentives-chinese-ev-makers-2024-04-18/>. [2025-05-01]

④ “Nicaragua Cancels a Controversial Chinese Interoceanic Canal Concession after Nearly a Decade”, May 9, 2024. <https://www.foxnews.com/world/nicaragua-cancels-controversial-chinese-interoceanic-canal-concession-nearly-decade>. [2025-01-16]

⑤ “Nicaragua’s Interoceanic Canal: President Accuses US of Attempting to Sink Project”, June 16, 2023. <https://bnamerica.com/en/news/nicaraguas-interoceanic-canal-president-accuses-us-of-attempting-to-sink-project>. [2025-01-16]

“一带一路”在当地的影响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前，共有 14 个拉美国家^①加入了“美洲增长”倡议，落地的项目数超过了 100 个。^②拜登上任后，“美洲增长”倡议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 2022 年 6 月美国协同加拿大和 10 个拉美国家^③发起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试图从外交、贸易和金融三个维度增强与拉美的经贸联系，尤其是着力推动私人资本参与当地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拉美提供不同于中国的选择。在 2023 年 11 月召开的首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领导人峰会上，各成员宣布将在供应链、清洁能源、可持续和包容性贸易等领域加强合作与政策协调。^④2024 年 7 月，白宫主持成立了美洲伙伴关系投资者网络，一批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人承诺在 2030 年前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初创企业投入 10 亿美元的资金。^⑤美国国务院在 2024 年向美洲开发银行投入 700 万美元，用于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领域的融资。^⑥同时，美国国际发展融资公司和美洲开发银行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成员国实施了总额约 20 亿美元的项目，用于提升当地的经济竞争力和供应链韧性。^⑦白宫力图发挥美国企业在项目运营和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企业的项目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增强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二 既有文献的观点概述

中美在拉美地区的投资来源国中位居前列。自中拉经贸合作不断拓展和

① 这 14 个拉美国家分别为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圭亚那、牙买加、巴拿马、苏里南、乌拉圭。

② Jeff Abbott, “América Crece: Washington’s New Investment Push in Latin America”, October 8, 2020. <https://towardfreedom.org/story>. [2025-05-02]

③ 这 10 个拉美国家分别为巴巴多斯、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

④ U. S.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Hosts Inaugural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Leaders’ Summit”, November 3,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1/03>. [2025-05-01]

⑤ U. S. White House, “Read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Meeting to Inaugurate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Angel Investor Network”, July 17, 2024.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7/17>. [2025-05-01]

⑥⑦ U. S.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Mark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Americas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Leaders’ Summit”, November 3, 2024.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11/04/>. [2025-05-01]

深化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美拉关系的演变和各方的利益得失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既有文献主要由三大脉络构成。

第一大脉络是探究中美对拉美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框架以国际生产折衷范式（又称“OLI 范式”）为基础，侧重于探究东道国的区位条件是否有助于吸引中美企业的投资。国际生产折衷范式的提出者约翰·邓宁将企业选择在海外投资的动因分为四类，分别为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型资产寻求。^①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对拉美的投资主要受市场和资源驱动，目的地为资源富集、劳动力充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实行非民主政体的国家，因为这有利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将自身在资金、效率、政府沟通等方面的优势最大化，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② 然而，随着中国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基于中美在 2007—2019 年间对拉美直接投资的数据分析显示，吸引中美企业向哪国投资的影响因素愈发趋同。东道国人口规模和石油产量均对吸引中美企业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而东道国政体的影响皆不显著，其国内政治冲突均会阻碍中美企业的投资。^③ 区位选择因素趋同的一个潜在效应是中美对拉投资的目的地和行业领域可能有更多重叠，从而会在中长期加剧竞争的态势。

第二大脉络聚焦于中国企业的投资项目对拉美当地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了中拉在各主要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结果显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恰好是拉美国家产能较低的产业，包括消费品（中拉分别为 1.4 和 0.7）、通信服务（中拉分别为 1.18 和 0.72）、水电设施（中拉分别为 1.92 和 0.96）。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设厂或并购有助于提升当地的生产效率，创造更高的边际利润。^④ 同时，中国企业的投资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改善了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经验性研究也证实外国直接

① John H. Dunning and Sarianna Lund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pp. 67–68.

② 代表性文献为 Peter J. Buckley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8, No. 4, 2007, pp. 499–518.

③ 高智君：《中美在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比较——基于自然资源、市场和效率的经验性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134–135 页。

④ RCA 的计算公式为一国出口某类产业产出的商品额和全球其他国家该类商品出口额的比例，若比例大于 1，则说明该国在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小于 1 则为比较劣势。参见 Ding Ding, Fabio Di Vittorio, Ana Lariou and Yue Zhou, “Chinese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Sectoral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Impact of China’s Rebalancing”, in *IMF Working Paper*, No. WP/21/160, 2021, pp. 10–11.

投资有助于提升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东道国的技术缺口较大，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率的提振作用会更加突出。^①

第三大脉络是探究地缘政治对各国调整供应链布局的影响以及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中拉关系。有学者从区域霸权视角出发，指出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不断强化，已有 200 余年历史的门罗主义在美国战略界和社会愈发具有影响力，强化了美国对中拉关系走近做出反应的紧迫感。^② 有学者基于 2003—2022 年数据的量化研究指出，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各国对政治盟友进行直接投资的概率是对非政治盟友的 2.5 倍。^③ 有研究发现，美国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增强了外资在拉美地区寻求市场、资源和效率的动机，并愈发表现出对华竞争的趋向。^④ 在美国对拉经济合作机制的影响层面，有学者基于 2013—2019 年间拥有独立主权且有四年以上接受中国投资经验的 14 个拉美国家的量化分析显示，拉美国家加入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发起的“美洲增长”倡议对接受中国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反映出中美在拉美地区存在激烈的经济竞争。^⑤

综合既有文献的结论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民营企业“出海潮”的涌现，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规模很可能继续保持扩大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与美国更为激烈的博弈。但根据笔者检索的情况，尚未有文献系统研究过中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是通过哪些机制对美国资本产生影响的。在后疫情时代，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是拉美国家的迫切需求，中美作为对该地区有影响力的大国，能否探索出“非零和博弈”的路径对于降低彼此间的冲突和实现拉美地区繁荣稳定至关重要。

既有研究对认识中美缘何选择在拉美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但更多侧重于分析拉美国家内部因素的吸引力，尚未有研究从外部尤其是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否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产生影响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作为拉美

① Omar M. AL Nasser,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Local Conditions”, in *Latin American Business Review*, Vol. 11, No. 2, 2010, p. 111.

② 贺双荣、思特格奇：《“门罗主义”的演进与美国对拉美战略》，载《拉丁美洲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73 页。

③ Shekhar Aiyar, Davide Malacrino and Andrea F. Presbitero, “Investing in Friends: The Role of Geopolitical Alignment in FDI Flows”,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3, 2024, p. 11.

④ 郭凌威：《全球产业链重构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拉美的视角》，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82 页。

⑤ 宋海英、王敏慧：《“美洲增长”倡议对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104 页。

的主要外资来源国，中国企业的投资项目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收入改善和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这些变化又会转化为东道国的国内禀赋，会在下一个周期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将中国直接投资这一外部因素纳入对美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不仅考察中国资本对美国资本的直接影响，同时探究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否会对东道国的经济效应间接对美国投资产生影响。笔者在国际生产折衷范式的基础上，将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作为外生变量，探讨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两层潜在影响：第一层是对美国企业对拉美投资的直接影响，第二层是通过对拉美东道国的收入和技术水平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美国对拉美的投资。

三 基于三重效应的影响机制

为探究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可能从哪些渠道影响美国的对拉直接投资，笔者基于两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主要行业、目的国和对当地的影响，构建了以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效率效应三重效应为主轴的机制框架。

（一）三重效应的理论假设

第一重效应为替代效应，表示中国企业的投资如果和美国企业的投资处在同一领域，尤其是中国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例如消费品、通信服务和水电设施），中国企业可能会凭借价格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主动。

假设 1：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导致美国直接投资的下降。

第二重效应为收入效应，即中国企业在拉美国家的投资将为东道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带动当地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市场需求的扩大，客观上有利于美国企业找到投资拉美的市场空间。^① 拉美地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地区之一，降低贫困率始终是当地的核心要务。经过持续的努力，拉美地区的极端贫困率（收入低于 3.1 美元/日）从 2003 年的 28% 降至 2023 年的 20%，但这意味着仍有约 1/5 民众处在极端贫困线以下。2005—2022 年，来自中国的直

^①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见 Tamar Baiashvili and Luca Gattini, “Impa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Country Income Levels and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January 2020. <https://www.eib.org/en/publications/economics-working-paper-2020-02>. [2025-05-05];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对拉美消费水平的影响，参见 Jing Zhou, “A Double-edged Sword: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i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67, 2023, p. 241.

接投资项目为拉美当地创造了 61.6 万多个就业岗位^①，帮助越来越多的民众摆脱了贫困，拓展了当地的市场空间。

假设 2（a）：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增加将带来当地国民收入的增长。

假设 2（b）：当地国民收入的增长将促进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扩大。

第三重效应是效率效应，即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例如道路交通、移动通信）。由于美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以金融保险、高端制造业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为主，当地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美国企业的初始成本，从效率维度增加了拉美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② 生产效率长期低下已成为阻碍拉美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桎梏。根据美洲开发银行 2024 年的报告，1960—2019 年间生产效率对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平均贡献仅为 0.06 个百分点，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1.43 个百分点和亚洲新兴经济体 2.31 个百分点的水平。报告还指出，吸收和利用外资是帮助拉美国家提升效率的重要途径。^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企业近年来的投资领域愈发多元化，在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项目日益增多，在为东道国带来效率效应的同时，与美国企业的竞争也会加剧。

假设 3（a）：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促进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以手机拥有率来衡量）。

假设 3（b）：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二）以三大效应为基础的结构方程模型

为验证以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效率效应为主轴的机制框架是否和实际情况相符，笔者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SEM），通过对三大效应进行实证路径分析（见图 7），得出每个效应的参数估计。

①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conomic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ith China: Notes for a Development Agenda”, 2024, p. 80. <https://www.sela.org/wp-content/uploads/2024/11/The-Relationship-of-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with-China.pdf>. [2025-05-05]

②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电力普及度的影响，参见 Olufemi Adewale Aluko, Eric Evans Osei Opoku, Muazu Ibrahim, and Nana Kwabena Kufuor, “Put on the Ligh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overnance and Access to Electricity”, in *Energy Economics*, Vol. 119, 2023, p. 6; 关于以民众手机拥有率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对吸引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参见 Omar M. AL Nasse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U.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oes the Region Matter?”, in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6, No. 1, 2007, p. 37.

③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Ready for Take-off? Building on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for Growth”, 2024, p. 20. <https://cloud.mail.iadb.org/MacroReport>. [2025-0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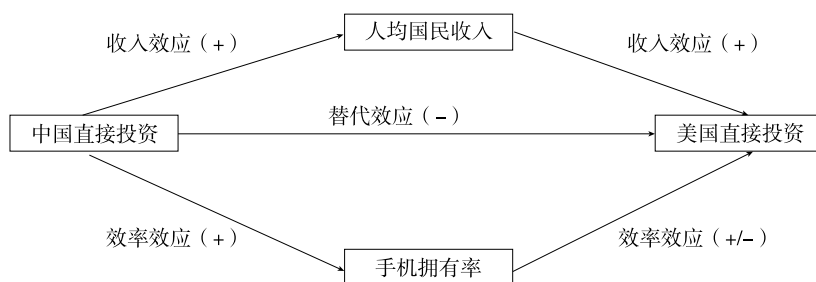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影响美国对拉直接投资的效应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基于三大效应的每个假设，笔者构建了回归方程对假设进行经验性的检验。和各假设相对应的回归方程表达式如下：

$$\begin{aligned}
 &\text{假设 1、} \quad US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Chinese\ FDI)_{it-1} + \alpha_2 (GNI\ per\ capita)_{it-1} + \\
 &\text{假设 2 (b)、} \quad \alpha_3 (Mobile\ subscription)_{it-1} + \alpha_4 (Growth)_{it-1} + \alpha_5 (Natural \\
 &\text{假设 3 (b):} \quad resources)_{it-1} + \alpha_6 (Education)_{it-1} + \alpha_7 (Trade\ with\ US)_{it-1} + \quad (1) \\
 &\quad \alpha_8 (Change\ of\ exchange\ rate)_{it-1} + \alpha_9 (Investment\ profile)_{it-1} + \\
 &\quad \alpha_{10} (Conflict)_{it-1} + \mu_{it} + \tau_{it}
 \end{aligned}$$

$$\text{假设 2 (a):} \quad GNI\ per\ capita_{it-1} = \beta_0 + \beta_1 (Chinese\ FDI)_{it-1} + \mu_{it-1} + \tau_{it-1} \quad (2)$$

$$\text{假设 3(a):} \quad Mobile\ subscription_{it-1} = \kappa_0 + \kappa_1 (Chinese\ FDI)_{it-1} + \mu_{it-1} + \tau_{it-1} \quad (3)$$

各式中， $US\ FDI$ 为因变量，代表美国在每个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 $Chinese\ FDI$ 表示中国在每个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两个变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均取自然对数。^① 在式 (1) 中，如果 α_1 小于 0 且在 90% 以上的置信水平显著，表明中国的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具有替代效应；如果 α_2 大于 0，表明当地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美国直接投资；如果 α_3 大于 0，意味着当地居民手机拥有率的增加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美国资本，在式 (2) 中，如果 β_1 大于 0，表示中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加当地的国民收入。在式 (3) 中，如果 κ_1 大于 0，表示中国直接投资会增加当地居民的手机拥有率。每个方程式中的 μ 指代国家固定效应，代表东道国自身无法被观察到的潜在因素对因

① 对变量取自然对数有助于降低极值对参数估计值的影响，同时也便于对参数估计值进行解读，这在国际直接投资文献中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参见 Shujie Yao, Fan Zhang, Pan Wang and Dan Luo,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26, No. 6, 2017, p. 9.

变量的影响,以降低模型的内生性。 τ_{it} 为残差项。由于样本为面板数据,各国的数据跨越2006—2023年,笔者采用群集标准误差来处理同一个国家各年度观察值在时间序列层面的潜在相关性,从而减少标准误差被低估的情形。

同时,笔者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拉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与美国贸易额、自然资源、受教育水平、汇率变动、投资环境、政治冲突。从理论上讲,影响一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数十个之多,难以在此将这些因素全部囊括在结构方程中。笔者对控制变量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三重考量:(1)符合国际生产折衷范式对企业投资的四种动因的理论基础;(2)既有文献中被验证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影响;(3)可获得完整的数据。在上述控制变量中,经济增长率、与美国贸易额属于国际生产折衷范式中的市场类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经济增长率的提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美国直接投资。^①一国对美贸易额越高,在贸易中建立的商业联系越有利于吸引美国资本。^②自然资源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属于资源类因素。既有研究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东道国自然资源的富集程度和对外资的吸引力呈正比。^③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外资在培训、管理和推动创新等方面的成本,对吸引外资具有促进作用。^④汇率变动、投资环境和政治冲突属于效率类因素。研究表明,一国汇率变动幅度的增大会加大投资风险,对外资具有阻碍作用。^⑤投资环境的改善(例如政府侵占企业财产事件的减少)对吸引外资具有促进作用。^⑥同时,经济自由度的上升(例如政府减少对商业行为

① Steven Globerman and Daniel Shapiro,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34, 2003, pp. 19–39.

② Pablo A. Garcia – Fuentes, P. Lynn Kennedy and Gustavo F. C. Ferreira, “U.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Case of Remittances and Market Size”, in *Applied Economics*, Vol. 48, No. 51, 2020, p. 5015.

③ Mine Doyran and Jose Gomez – Gonzalez,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1995 – 2020”, in *Latin American Business Review*, 2024, pp. 1–33.

④ Omar M. AL Nasse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U.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oes the Region Matter?”, in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6, No. 1, 2007, p. 37.

⑤ Isabel Ruiz and Susan Pozo, “Exchange Rates and US Direct Investment into Latin America”,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17, No. 3, 2008, p. 411.

⑥ Miguel Eduardo Sánchez – Martín, Rafael de Arce and Gonzalo Escribano, “Do Changes in the Rules of the Game Affect FDI Flows in Latin America? A Look at the Macro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Determinants of FDI”,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4, 2014, p. 279.

的干预) 也有助于吸引外资。^① 东道国政治冲突 (以抗议、革命为代表) 对外商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威胁, 容易使外商望而却步。^② 表 1 归纳了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定义、数值单位、预期符号和数据来源。

表 1 变量汇总简表

变量名称	定义	数值单位	预期符号	数据来源
美国直接投资流量 (US FDI)	美国对东道国的年度直接投资流量额	亿美元	因变量 (不适用)	美国经济分析局
中国直接投资流量 (Chinese FDI)	中国对东道国的年度直接投资流量额	亿美元	+ /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人均国民收入 (GNI per capita)	东道国每年的人均国民收入	美元	+	世界银行
家庭平均消费开支 (Average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东道国每个家庭的年度平均消费开支	美元	+	世界银行
手机拥有率 (Mobile subscription)	东道国每 100 人中拥有手机的人数	百分比	+	世界银行
电网覆盖率 (Access to electricity)	东道国总人口中获得电力供应人口的占比	百分比	+	世界银行
经济增长率 (Growth)	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	百分比	+	世界银行
与美国贸易额 (Trade with US)	美国每年与拉美的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	美国人口调查局
汇率变动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东道国本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度变化	百分比	-	世界银行
自然资源 (Natural resources)	矿产和金属占东道国出口额的比重	百分比	+	世界银行
自然资源租金 (Total natural resources rent)	东道国基于自然资源 (土地、矿产、水域、森林、石油) 所产生的租赁收入的总和	百分比	+	世界银行
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	人均受教育时间和预期人均受教育时间的合成指数	指数	+	世界银行

① Pascal L. Ghazalian and Frederick Amponsem,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Freedom on FDI Inflow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Applied Economics*, Vol. 51, No. 11, 2019, p. 1114.

② John P. Tuman and Craig F. Emm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 Reappraisal”,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39, No. 3, 2004, p. 19.

投资环境 (Investment profile)	东道国在三个方面的简单算术平均：合同有效性、利润侵占、付款拖欠。取值区间为0~12，数值越大表明投资环境越好	指数	+	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BS）
经济自由度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东道国在政府规模、法律体系和产权、稳定货币、贸易自由和监管五个维度的得分均值，分值越高，代表该国的经济自由度越高	指数	+	弗莱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
政治冲突（Conflict）	东道国一年内出现政治冲突的次数	次	-	跨国时间序列资料库（Cross – national and time – series Data Archive, CNTS）*

注：* 政治冲突由八类事件构成，分别为刺杀、抗议、恐怖活动、政府危机、清洗、骚乱、革命、反政府游行。参见 Databanks International, “Cross – National Time – Series Data (CNTS)”. <https://www.cntsdata.com/>. [2025 – 04 – 29]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拉美地区共有 33 个国家，但由于 12 个国家属于“避税天堂”，意味着外国资本一般将其作为投资的中转站而非最终目的地，与本文所讨论的直接投资存在本质的差别。^① 因此，笔者未将这 12 个国家列入样本中。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扣除这 12 个国家后，笔者构建的样本共包含 21 个国家，覆盖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四个次区域（见表 2）。

表 2 样本国家

北美洲（1 国）	中美洲（4 国）	加勒比地区（4 国）	南美洲（12 国）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古巴 多米尼加 牙买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圭亚那 巴拉圭 秘鲁 苏里南 乌拉圭 委内瑞拉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① 根据美国国会 2022 年报告的全球避税天堂名录，拉美地区的避税天堂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兹、巴哈马、巴巴多斯、巴拿马、开曼群岛、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参见 Jane G. Gravelle, “Tax Havens: International Tax Avoidance and Evasion”, January 6, 2022.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0623>. [2024 – 10 – 02]

四 量化分析的主要发现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构成看，中美在拉美的直接投资流量均由股权投资、收益再投资及债务工具三部分组成。从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出发，笔者以 21 个拉美国家在 2006—2023 年间的数为样本，对结构方程模型的 3 个方程式进行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同时控制国家固定效应以减少东道国自身无法量化的潜在因素对吸引美国资本的影响。笔者将所有的自变量均后置一年，以避免可能的双向因果关系对参数估计的干扰。

（一）基础模型的结果

根据最小二乘法的参数估计，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中国对拉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对美国资本产生直接的替代效应（见图 8），但 -0.061 的参数估计值在 90% 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表明统计数据无法对假设 1 提供充分的支持。在收入效应层面，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参数估计值显示中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每增加 1%，当地的人均国民收入将提升 0.059%，参数估计值在 90%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与此同时，人均国民收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1.159 的参数估计表明人均国民收入每上升 1%，美国直接投资将增加 1.159%。由此，假设 2（a）和假设 2（b）均得到了验证。在效率效应层面，中国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当地民众的手机拥有率，但参数估计值在 90% 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在手机拥有率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方面，前者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将导致后者下降 0.115%，但在 90% 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假设 3（a）和假设 3（b）无法在数据层面得到充分的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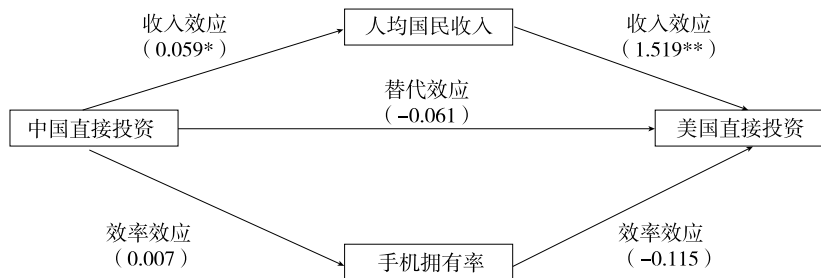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对美国直接投资影响效应的参数估计结果

注：*、**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0%、5%。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在控制变量方面（见表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额外吸引0.4%的美国直接投资，表明市场寻求是美国企业投资拉美的重要动因。同时，东道国对美贸易的增加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美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反映出贸易产生的商业联系和信任会使资本更愿意在当地进行本土化生产，实现对当地市场的深耕和供应链的融合。在资源维度上，自然资源富集度（以金属和矿产出口额的占比衡量）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参数估计为正，但在90%的置信水平下不具备统计意义的显著性；东道国的教育水平则对美国资本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参数估计仅在90%的置信区间显著。原因可能在于，采矿业在美国对拉直接投资领域中长期位列第三位（见图4），该行业对工人教育水平的要求较低，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推高人力资源成本，可能会使一些美国的资源类企业选择去往其他国家投资。另一个与传统认知不同的发现是东道国政治冲突对吸引美国直接投资具有正面效应。这可能与美国在拉美的主要投资目的地同时是政治冲突频次相对较高的国家有关。在美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的前五名中，墨西哥（2685次）、巴西（2441次）、哥伦比亚（19228次）和智利（5662次）在2006—2023年间发生政治冲突的平均次数均高于拉美地区均值（2315次），仅阿根廷（2180次）比地区均值略低。

表3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2006—2023年）

	GNI per capita	Mobile	US FDI flows
<i>Chinese FDI flows</i>	0.059 * (1.31)	0.007 (0.53)	-0.061 (-0.94)
<i>GNI per capita</i>			1.519 ** (2.32)
<i>Mobile subscription</i>			-0.115 (-0.21)
<i>Growth</i>			0.040 ** (2.27)
<i>Trade with US</i>			0.0005 *** (6.12)
<i>Change of exchange rate</i>			-1.463 * (-1.57)
<i>Resources</i>			0.029 (1.27)

<i>Education</i>			-4.811 * (-1.51)
<i>Investment profile</i>			0.026 (0.35)
<i>Conflict</i>			0.00001 *** (2.89)
<i>Constant</i>	8.650 *** (38.66)	1.023 *** (13.70)	-5.372 (-1.15)
Number of countries	21	21	21
Number of observations	234	234	234

注：括号内是 T 统计值。*、**、***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并绘制。

(二) 不同时期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影响的异同

考虑到样本的时间跨越了 18 年，中美直接投资、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外部环境在此期间均出现一定的变迁，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拉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为考察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是否存在差异，笔者将 18 年的样本总时期分为了四个阶段，分别是 2006—2010 年、2011—2015 年、2016—2019 年及 2020—2023 年。前两个阶段为 5 年等分，第三和第四个阶段为 4 年等分，主要是为了将新冠疫情及之后的经济波动归入一个阶段。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分阶段）

	2006 - 2010			2011 - 2015			2016 - 2019			2020 - 2023		
	GNI per capita	Mobile	US FDI flows	GNI per capita	Mobile	US FDI flows	GNI per capita	Mobile	US FDI flows	GNI per capita	Mobile	US FDI flows
<i>Chinese FDI flows</i>	0.019 (0.51)	-0.021 (-0.94)	0.126 * (1.55)	0.015 (0.29)	-0.001 (-0.05)	0.128 * (1.32)	0.119 ** (1.93)	-0.03 (-1.46)	0.136 (0.76)	0.074 * (1.40)	0.007 (0.36)	0.337 ** (1.89)
<i>GNI per capita</i>			2.325 * (1.65)			3.092 *** (4.59)			2.347 * (1.51)			-0.279 (-0.16)
<i>Mobile subscription</i>			1.343 * (1.46)			1.051 (1.10)			2.757 * (1.73)			0.509 (0.26)
<i>Growth</i>			-0.046 (-0.63)			0.077 * (1.36)			0.009 (0.07)			0.033 (0.67)
<i>Resources</i>			0.055 *** (3.79)			0.045 ** (2.12)			0.059 * (1.46)			-0.021 (-0.91)
<i>Education</i>			-4.259 (-0.57)			-14.1 *** (-2.44)			-15.21 * (-1.48)			9.445 * (1.38)

<i>Trade with US</i>			0.001 ** (2.35)			0.001 *** (3.52)			0.001 *** (6.07)			0.0004 (1.22)
<i>Investment profile</i>			-0.234 * (-1.46)			-0.279 * (-1.71)			-0.968 ** (-1.76)			0.764 (1.02)
<i>Change of exchange rate</i>			-4.08 *** (-2.50)			-2.83 * (-1.48)			4.438 ** (2.07)			-4.022 (-1.22)
<i>Conflict</i>			0.001 *** (5.48)			-0.00001 (-0.12)			0.0001 *** (3.73)			0.00002 ** (2.23)
<i>Constant</i>	8.71 *** (58.42)	0.783 *** (10.03)	-12.199 * (-1.61)	8.768 *** (35.36)	1.104 *** (14.14)	-12.9 *** (-2.46)	8.448 *** (29.48)	1.25 *** (11.26)	-2.821034 (-0.66)	8.602 *** (30.87)	1.103 *** (12.59)	-5.728 (-0.98)
<i>Number of countries</i>	16	16	16	19	19	19	19	19	19	20	20	20
<i>Number of observations</i>	47	47	47	75	75	75	57	57	57	55	55	55

注：括号内是T统计值，*、**、***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并绘制。

从结果看，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的影响在各个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4），具体表现如下。

1. 在2006—2010年间，中国企业在拉美的直接投资不仅不会对美国企业形成替代效应，还会直接促进美国企业的投资，原因可能在于当时赴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更多集中在能源和金属领域，与美国企业所在的金融保险和制造业的互补性较强。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投资对东道国国民收入的效应虽然为正，但在90%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能源和金属领域工人的工资收入相对较低，难以使当地国民收入出现明显的增加。在技术扩散层面，早期的中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民众手机拥有率也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可能与移动通信在早期投资的占比较低有关。^①

2. 在2011—2015年间，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依然具有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在汽车及其零部件、电子产品和金融领域对拉直接投资的占比有所上升，分别比上一阶段占比提高了0.49个百分点、2.75个百分点和4.15个百分点。^② 美国企业同时期的投资增长主要来自批发零售和信息产业，双方投资增长点的差异避开了替代效应。但在此期间，收入效应和效率效应

① Rebecca Ray, Zara C. Albright and Enrique Dussel Peters, “China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Bulletin (2024 Edition)”, July 2024. <https://www.bu.edu/gdp/2024/07/29/china-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economic-bulletin-2024-edition/>. [2025-05-17]

② Enrique Dussel Peters, “Monitor of Chinese OFDI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4”, October 9, 2024. <https://redalc-china.org/monitor/>. [2025-02-06]

均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3. 在 2016—2019 年间，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的促进作用已不再显著，但收入效应开始具有显著性。参数估计显示，中国对拉直接投资每增加 1%，会促进当地人均国民收入上升 0.119%，后者将额外吸引 2.347% 的美国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在技术扩散层面的效应依然不具备统计意义的显著性。

4. 在 2020—2023 年间，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再次呈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这一时期，采矿业在中国新增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已从早期的 81.41% 降至 34.22%，而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占比则从 1.56% 升至 12.25%。升，分别比上一阶段占比提高了 0.49 个百分点、2.75 个百分点和 4.15 个百分点。^① 美国对拉直接投资则继续集中在金融保险和制造业，分别占新增投资的 21.8% 和 16.1%。^② 双方投资领域的差异化和互补性进一步化解了替代效应。随着中国新能源技术的突飞猛进，该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拉投资。宁波旭升集团 2023 年在墨西哥投资 3.5 亿美元兴建一座电动车生产厂。比亚迪则在智利投资 2.9 亿美元建造磷酸铁锂工厂，目标是每年生产 5 万吨磷酸铁锂材料，计划于 2025 年年底前开工。^③ 经验性研究表明，和化石燃料产业相比，可再生能源产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约为前者的 5 倍，因为它能吸纳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参与到产业的各个环节中。^④ 因此，中国企业在拉美清洁能源投资的扩大将进一步提升当地的居民收入并加快技术进步，从而间接有利于同美国资本找到合作共赢的空间。

（三）稳健性分析

由于衡量收入效应、效率效应和其他因素的变量并不唯一，有必要测试其他变量是否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从而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因此，笔者在收入效应层面，将人均国民收入替换为家庭平均消费开支；在效率效应层面，

① Enrique Dussel Peters, “Monitor of Chinese OFDI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4”, October 9, 2024. <https://redalac-china.org/monitor/>. [2025-02-06]

② 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irect Investment by Country and Industry”, July 22, 2024. <https://www.bea.gov/data/intl-trade-investment/direct-investment-country-and-industry>. [2025-02-06]

③ Rebecca Ray, Zara C. Albright and Enrique Dussel Peters, “China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onomic Bulletin (2024 Edition)”, July 2024. <https://www.bu.edu/gdp/2024/07/29/china-latin-america-and-the-caribbean-economic-bulletin-2024-edition/>. [2025-05-17]

④ Heidi Garrett-Peltier, “Green versus Brown: Comparing the Employment Impacts of Energy Efficiency, Renewable Energy, and Fossil Fuels Using an Input-Output Model”, in *Economic Modelling*, Vol. 61, 2017, p. 439.

将手机拥有率替换为电网覆盖率；在控制变量方面，将自然资源的衡量方式由矿石和金属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替换为自然资源租金，将投资环境替换为经济自由度指数（见表5）。

表5 稳健性分析的结果（2006—2023年）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ccess to electricity	US FDI flows
<i>Chinese FDI flows</i>	0.094 *** (2.66)	0.523 *** (3.65)	-0.107 * (-1.70)
<i>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i>			0.721 *** (2.42)
<i>Access to electricity</i>			0.060 * (1.55)
<i>Growth</i>			0.034 (1.02)
<i>Trade with US</i>			0.0006 *** (2.65)
<i>Change of exchange rate</i>			-1.812 ** (-1.84)
<i>Natural resources rent</i>			0.033 ** (1.93)
<i>Education</i>			-5.506 * (-1.42)
<i>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i>			-0.566 ** (-1.96)
<i>Conflict</i>			0.00001 (0.99)
<i>Constant</i>	9.042 *** (69.98)	94.825 *** (179.46)	-0.139 (-0.03)
Number of countries	21	21	21
Number of observations	235	235	235

注：括号内是T统计值。*、**、*** 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并绘制。

表5结果显示，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三重效应具有一定的稳健性。^①在替代效应层面，-0.107的参数估计值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表明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不会显著导致美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在收入效应层面，中国直接投资占拉美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每上升1%，东道国国内消费将扩大0.094%，随之将额外吸引0.721%的美国直接投资。在效率效应层

① 分四个阶段的回归结果与基础模型的结果类似，为节省篇幅，对分阶段参数估计的报告从略。

面，中国直接投资每增加 1%，东道国电网覆盖率将增加 0.523 个百分点，后者将帮助东道国额外吸引 0.06% 的美国直接投资。综合来看，稳健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直接投资未对美国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替代效应，而东道国消费需求的增加和电网覆盖率的扩大将有助于吸引美国资本。

五 现实启示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强化的当下，中拉关系走近导致美国的战略焦虑日益强烈。本文从理论和经验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是否会与美国形成“零和博弈”局面。基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直接投资对美国资本的影响具有复杂性，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渠道产生影响，并非美国政客所宣扬的“相互竞争”那么简单，两国在拉美存在实现“互利共赢”的可能。

首先，从替代效应的角度看，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美国直接投资的下降，当地自然租金、人力资本和经济自由度的上升有助于降低潜在的替代效应。在收入效应层面，中国的投资项目有利于扩大拉美东道国的国民收入 and 市场需求，间接使当地增强了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美可能形成的“零和博弈”局面。在效率效应层面，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取决于技术扩散的具体领域。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直接投资对当地民众手机拥有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当地民众手机拥有率的上升对美国资本的影响同样不显著，背后的原因可能与市场的饱和会抑制新增资本进入市场有关。在电力领域，中国直接投资有助于当地电网覆盖率的扩大，间接地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美国投资。由于电力供应对各个行业均不可或缺，加之一些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电力匮乏的问题，因此电网覆盖率的上升不会产生类似移动手机的市场饱和效应。随着中国清洁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利用自身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在拉美国家建造基于清洁能源的发电设施，同时通过培训等项目帮助当地企业实现“干中学”，从而加速绿色技术扩散效应。对于向来注重环境保护的拉美国家来说，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对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平衡至关重要，有望为中美拉互动创造有建设性的条件。

其次，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上移，尤其是在中国企业擅长的技术应用层面，中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已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方面

有助于带动拉美国家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企业投资领域的进一步重合。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国科技企业长于应用，而美国科技企业在基础研发方面更具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和中国企业相比，美国企业由于经略拉美多年，对当地的法律制度、商业网络和社区状况更为熟悉，已在拉美开展了大量软性层面的项目（例如教育和技术援助），旨在为投资项目的开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数字鸿沟，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与网络基础设施匮乏有关，同时也是由当地民众缺乏基本的数字知识所致。因此，中国企业在投资拉美的过程中，除了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应注重提升当地民众的数字素养，确保硬件投资项目能够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对接，从而使效率效应更好地发挥作用。

最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即对美国的对外投资和援助进行大范围的深刻调整，他在2025年1月20日就职当天即签署行政令，暂停美国所有对外项目并要求进行全面审查，对其中不符合美国利益的项目予以撤销。2月3日，特朗普宣布彻查拥有63年运营历史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终止上千名海内外雇员的合同。^① 国际开发署为美国最主要的对外援助牵头机构之一，其在拉美开展的性别平等、清洁技术等项目恐难逃被取消的命运。4月2日，特朗普推出举世震惊的对等关税，加快了重塑国际贸易体系的进程，这势必对包括拉美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特朗普的执政纲领，未来四年美国会将海外投资的重点聚焦于能源、关键矿产和数字经济等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且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领域。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在清洁能源、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对拉投资将显著放缓，可能会在客观上为中国企业释放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能源、关键矿产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在此形势下，中国政府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拉美市场竞争，通过本地化等方式夯实在拉美已建成的光缆、数据中心、发电站、采矿基地等项目，为当地带来更大的收入和市场效益。同时，中国高科技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在数字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技术转移提升在拉美投资项目的效率效应，促进当地生产率的提升，以便在与美国企业的博弈中赢得更为广阔的空间。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Emily M. McCabe, “USAI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3, 2025, p. 1.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2500>. [2025-02-04]